



Crack the Myth of "Master Slave Dialectics":
Marx's Sublation of Hegel's Concept of Labour -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Philosophy Manuscript of 1844

Yulin Zhang

EasyChair preprints are intended for rapid dissemin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and are integrated with the rest of EasyChair.

April 6, 2022

破解“主奴辩证法”神话：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扬弃

——基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分析

【摘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锚定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辩证法进行批判，这一批判特别地指向劳动概念。许多学者由此认为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精神现象学》中的主奴辩证法，并由此形成了阐释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主奴辩证法”的神话。然而，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扬弃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在扬弃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精神总体的辩证运动开显出来的。首先，马克思肯定黑格尔对劳动本质内涵的挖掘——人的自我创造；其次，马克思剥去黑格尔精神的辩证运动的神秘外观由此开显出劳动的本质；此外，劳动的人的本质需要在历史中铺陈。对《精神现象学》劳动概念的扬弃不仅仅呈现出对黑格尔辩证法全新理解，更引导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打破思维内部的自我运动使哲学真正面向现实。

【关键字】 主奴辩证法；劳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精神现象学》

Abstract: Marx anchored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 to criticize dialectics, which specifically pointed to the concept of labor. Many scholars thus believe that Marx critically inherited the master slave dialectics in Spiritual Phenomenology, and thus formed the myth of "master slave dialectics" that explains Marx's concept of labor. However, Marx's abandonment of Hegel's concept of labor is not limited to this, but

also in the dialectical movement of the overall spirit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First, Marx affirmed Hegel's exploration of the essence of labor and the self-creation of people; second, Marx stripped Hegel of the mysterious appearance of the dialectical movement of labor; Moreover, the nature of labor needs to be spread in history. The abandonment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Phenomenology not only present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Hegel's dialectics, but also leads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 to break the self-movement within the thinking and make the philosophy truly oriented to reality.

Key words: Master slave dialectics; Labor; Economic Philosophy manuscript of 1844;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由于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时思想的多样性和手稿本身的混杂性，理论疑难层出不穷。劳动概念与主奴辩证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以这一问题为切入点可以开显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乃至整个哲学进行批判的内涵与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角度切入对二者关系的挖掘，以期使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仅局限在无关宏旨的争论上。

关于《巴黎手稿》中劳动概念的思想渊源问题，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集中探讨“劳动”的“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主人和奴隶”一节通常被用于进行比较分析。例如：科耶夫^①、伊波利特、马尔库塞^②等学者主张黑格尔“主奴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产生了直接影响。于此相反，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家克里斯托弗·阿瑟明确反对这一观点，认为需要重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作用。国内学界也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吴晓明教授认为，《精神现象学》的劳动主题与马克思的思想有最为切近的关系，但是“这一主题根本不局限于《法哲学》的‘需要的体系’，也不局限于《现象学》的‘主人和奴隶’，它是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开展出来并为马克思的批判所发现和指证的。”^③正是通过“劳动”主题的挖掘，马克思导引出自己的哲学革命。王金林教授则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劳动概念的重构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黑格尔的“精神形态变迁史”^④。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探析马克思劳动概念与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如何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开展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第一，阐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劳动概念的真实内涵，结合既有学者论述梳理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关系问题带来的理论疑难；第二，立足《巴黎手稿》的整体辨析马克思劳动概念，重点关注马克思对黑格尔（异化）劳动概念进行扬弃的真实内涵；第三，试析由这一扬弃开显出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

^① 科耶夫在《黑格尔导读》的代序中以一种阿瑟称为准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解读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同时，科耶夫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奴隶劳动解释为革命者的活动，而没有体验过死亡焦虑的人只是改良主义者，他们最终只能成为世界的奴隶而不能获得解放。（科耶夫著，姜志辉译.黑格尔导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30.）

^② 马尔库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指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又回到了黑格尔在他的《现象学》中所发展起来的‘主人和奴隶’这些本体论的范畴。”（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132.）

^③ 吴晓明.《精神现象学》的劳动主题与马克思的哲学奠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5）：18.

^④ 王金林.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概念之重构[J].哲学研究，2017（04）：3.

价值。

一. “主奴辩证法”的实质与理论疑难

黑格尔对劳动的分析则贯穿他的哲学思考始终。其中,《精神现象学》对劳动主题的诠释与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劳动概念有着最为切近的理论联系。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于“劳动”的探讨主要出现在“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主人与奴隶”一节。这一节通过对主奴关系的刻画展现出自我意识通向自由的可能性。

在两个自我意识相遇后,由于需要通过消灭对方而确证自己的存在,双方展开生死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方成为主人,而一方成为奴隶。主人是自为存在的意识,他统治着另一个自我意识——奴隶,依靠奴隶对物进行享受。奴隶是具有依赖性的意识,他依靠主人的恩典而存活。尽管主人与奴隶看上去是两个性质完全相反的意识,但事实上:由于自我意识需要有另一个自我意识的承认才能确证自身,因此主人的意识需要通过奴隶意识才能成为自在自为的存在,主人意识的本质实际上是奴隶意识。同理,奴隶意识的真理则是主人意识。主奴关系在生死斗争结束后便确立下来,二者关系的转变在于奴隶的恐惧和劳动这两个必要环节。

“没有服务和听从的训练则恐惧只停留在外表形式上,不会在现实生活震撼人的整个身心。没有陶冶事物的劳动则恐惧只停留在内心里,使人目瞪口呆,而意识也得不到提高与发展。如果没有最初的绝对的恐惧,意识就要陶冶事物,那么它只能是主观的、虚妄的偏见与任性;因为它的形式或否定性并不是否定性自身或真正的否定性,它对于事物的陶冶因此并不能给予意识自身以意识的本质。”

①

在黑格尔看来,恐惧和劳动是奴隶意识得以提高的两个关键环节。一方面,陶冶事物的劳动使奴隶的恐惧成为浸透整个身心的不安并外化为劳动的产品。如果缺少劳动,则恐惧仅仅是内心的状态而难以推动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如果缺少震撼全部身体与心灵的恐惧,则奴隶的意识还不是纯粹的自为存在,它只能是具有片面性的害怕。在全面的恐惧中,奴隶还没有意识到的自为存在,通过劳

① 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上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90.

动成为可能。首先，奴隶凭借劳动陶冶事物。在这一过程中，奴隶对于对象的否定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使对象获得客观性。这种创造外物的过程也是意识自身的外化的过程。自我意识进而在对外物的直观中看到自己本身的独立性。同时，主人将物的独立性让给了奴隶，自己则只单纯地享受物。这种享受由于缺乏一个持存的对象而很容易消逝，因此主人逐渐丧失独立的自我意识而转变成为奴隶意识。在这一过程中，主奴关系开始发生倒转。主人意识实际上成为奴隶意识，奴隶意识则反而成为能够确证自为存在的意识。

着眼于“主奴关系”一节可以发现，就奴隶劳动本身的性质看，奴隶借以获得自我意识的劳动显然是物质性的生产活动，“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换句话说，劳动陶冶事物。”^①劳动向外赋形生产出各种物品。从作用来看，劳动使得奴隶能够在自己生产的产品中确证自己的对象化力量，是推动奴隶重新获得自我意识并得到自由的关键。

马克思在1844年选择回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并对其中的辩证法进行批判，这一批判汇集在《巴黎手稿》对黑格尔辩证法以及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隐含在对异化劳动现象的剖析中。在他看来，辩证法是黑格尔的《现象学》的核心，对辩证法的批判指向的不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批判，更是对黑格尔哲学实质的批判。同时，黑格尔《现象学》的核心——辩证法之所以伟大在于它首先抓住了劳动的本质。马克思在文本中铺陈的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便主要与劳动内在关联。

综合以上分析，既然马克思特别地强调辩证法与劳动的内在关联，同时辩证法又被指认为《精神现象学》的核心，那么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理解就应当主要来自于对《精神现象学》的本质与内核进行剖析的过程中。但与此同时，无论是科耶夫、伊波利特还是马尔库塞都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视为与“主奴辩证法”有密切的相关性。伊波利特在其著作《Study on Marx and Hegel》中指出的：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启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Marxian philosophy）。^②不过事实上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对“主奴关系”进行任何明确的阐释，他更加强调的毋宁是《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即《绝对知识》。那么，为什么对黑

^①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2013:189.

^② Jean Hyppolite. translated by JOHN O'NEILL. *Study on MARX and Hegel*[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29.

格尔劳动概念的批判没有指向明确的奴隶劳动反而通往对绝对知识的思考？

同时，在《绝对知识》章中，黑格尔详细回顾了意识不断对象化最终获得精神的自我意识的辩证过程，这也构成马克思批判的核心。在阿瑟看来，“当马克思提到《现象学》最后的成果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时候，他指的是《现象学》中精神的整体的劳动。”^①那么，这种精神的劳动如何转变成现实的人创造历史的活动？这看似是一个很好解答的颠倒问题，但事实上却内涵着更为丰富的思想理路。只有揭示了这其中的内在逻辑才能理解为什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会指向对整个哲学的批判。

辨析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劳动概念是探讨这些理论疑难的关键，因此需要先梳理马克思对劳动的多重阐释维度。因此，本文接下来将结合对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劳动概念的多重内涵，分析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概念进行批判的内涵及其理论意义。

二.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多重维度及其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扬弃

（一）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多重维度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前，“德国哲学没有更多地在其充分的和完整的意义上把劳动作为主题。”^②劳动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日益成为哲学关注的核心。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集中阐释了自己对劳动的理解，可以认为：马克思此时的劳动概念既建立在对国民经济学和工人劳动现状的剖析上，也与马克思采取的费尔巴哈哲学立场相系，还与他和黑格尔就这一问题的争论有重要关系。事实上，劳动概念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对劳动进行的阐释可以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现国民经济学异化劳动的本质；将劳动设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经过对异化劳动的扬弃通向共产主义；通过批判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劳动概念引出马克思对劳动的自我主张。

需对马克思所阐释的异化劳动先做一简要说明。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首先对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内在的矛盾以及异化劳动进行批判。“国民经济学

^① G. J. Auther. *Dialectics of Labour: Marx and Relation to Hegel*[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80.

^② 卡尔·洛维特著，李秋零译. 从黑格尔到尼采[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381.

家对我们说，本来，依照概念来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是属于劳动者的。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万万不能缺少的部分”^①。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是难以自圆其说和虚伪的。它一方面声称“劳动是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另一方面又将劳动创造的价值归给非劳动者，留给工人的只能用于维持工人的动物般的生活。事实上，国民经济学由以出发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而不是人的确证自身的自由的活动。“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②马克思继而揭示了现代社会异化劳动的四重基本规定：劳动产品同工人相异化，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的异化。异化劳动的这四重规定构成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劳动的理论总体。

既然工人的劳动是异化的，什么才是马克思理解的真正的劳动？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基本上采取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立场，从人的类本质切入对劳动的阐释。这一阐释包含两个向度：一方面是通过劳动确证人的自由，另一方面是通过复归人的社会本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社会”在马克思《巴黎手稿》的语境中并不是指个人原子化的市民社会，也不是集权社会，而是不以任何私人的物质利益作为中介的社会化的人。人的社会本质的恢复，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紧张对立，而是“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③自然不再是理性裁制以便为己所用的对象，而是人的确证自身的感性对象，是人的本质。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扬弃

以上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基本内涵的阐释。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概念进行了更为切近的剖析。这也构成本文关注的重点。

1. 批判黑格尔抽象的精神劳动

^① 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

^②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018:57.

^③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018:80.

上文提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特别地指向劳动概念。费尔巴哈仅仅将辩证法视为哲学同自身的矛盾，视为想要在思想中超越自身并切中外部事物的具体概念。但是，马克思在批判它的同时更看到了辩证法内在蕴含的历史性，尽管辩证法在黑格尔的语境中是对精神运动的阐述。首先，马克思主要着眼于对黑格尔抽象劳动的批判。黑格尔的双重错误均由于他将人与自然抽象为精神，用精神的自我运动宰制现实的历史发展。

一方面，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出现的所谓现实历史的发展实际上不过是思维的生产史，“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①财富、国家权力等等不过是精神发展的环节，是缺乏真正的现实性的思维外化的产物。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称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②这样一种思维的生产史尽管看上去很具有革命性，因为它拥有一个否定一切的外观，但是《精神现象学》的中心议题不过是意识的发展史，是将人的经验意识进行哲学抽象，将意识的自我运动代替人的现实活动。

另一方面，当黑格尔要重新恢复现实世界，将对象世界归还给人时，由于黑格尔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精神，因此对象世界并不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世界，而是确证精神的环节。“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象精神的产品，因此，在这个限度内，它们是精神的环节即思想本质。”^③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我意识，那么人所创造的自然界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外化的产物，它并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④，是精神自己创造自己的过程。

2. 通过扬弃黑格尔劳动概念展现劳动的本质

尽管黑格尔对人的理解充满着形而上学的预设，但是他通过辩证法道说出了劳动的本质即自我产生的过程。这一自我产生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仅是创造出自己，而且创造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和人赖以存在的世界。

^①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018:96.

^②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018:94.

^③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018:97.

^④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018:98—99.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①

这段话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集中评价。其中可以展现出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本真内涵。首先，劳动的本质在于自我创造。马克思认为，辩证法的重要性在于把握了劳动的本质——人通过对象化的活动而自我产生。人是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正是在对象中人能够肯定自身的现实存在。但是，仅仅停留在对象性直观的层次，则人的本质只是一个固定僵化物，不具有自我创造的能动性和历史性的发展。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恰恰在这一方面给与马克思重要的启发，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环节。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否定方面将人的对象化视为非对象化，外化视为对外化的扬弃，因此能够将固定的“人”的本质重新注入能动性，使人成为自我产生的一个过程。

那么，为什么黑格尔是把“人”而不是“精神”视为自我产生的过程？这要联系《精神现象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总体地位。《哲学全书》以《逻辑学》开始，而《逻辑学》的预备便是《精神现象学》。“马克思的分析表明，黑格尔逻辑学的全部范畴演进实际上不过是对《精神现象学》中所提供的人类经验意识的分解，后来的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应用逻辑学’）则是对这种经验在概念上、在抽象意识和哲学上的恢复。”^②《逻辑学》以之作为开端的抽象的“存在”在《精神现象学》中便是最初的意识经验。《逻辑学》等之后的文本在内容上不过在哲学思维中重新复述了人的意识经验。因此，马克思不厌其烦地指出黑格尔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神秘的精神有它的人本根据，精神自我创造的本质与劳动的本质异曲同工。

其次，劳动本质的开显需要剥去精神运动的神秘外观。黑格尔在文本中的劳动概念体现为意识的辩证运动，这一运动要进一步转换为马克思理解的人的劳动。从黑格尔意识的辩证运动通达劳动概念需要包含两个重要环节。其一体现为黑格

^①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018:291.

^② 邓晓芒. 思辨的张力[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164.

尔《精神现象学》中意识辩证运动内含的能动性。“对于理解黑格尔把握劳动的立场来说，中心是精神现象学，在它的不同形态中总是出现同一种运动：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辩证法。”^①从意识到自我意识、理性，再到精神和绝对精神，这一过程并不是范畴的堆砌，而是体现出流动性与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意识的自我产生。这一点与人类劳动有更为内在的契合性，即两者都体现出主体自发地通过对象化及其扬弃而获得自己的发展。这不是由于外力导致的机械运动，而是主体内生的发展动力。在马克思看来，当黑格尔事实上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我意识的时候，自我意识的运动也就体现为人的抽象化的劳动，意识的辩证法尽管是抽象的精神性的劳动，但的确切中了劳动的本质。

进一步，劳动的本质的需要在历史中铺陈。无论是人的自我产生，还是意识的自我产生都需要在历史中才能不断展开。“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②，也就是说，人需要通过在时间中展现自己的现实的类力量。也只有通过历史人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自我生存的环境并在其中确证自身的现实性。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要挖掘出其中的历史向度。“马克思行使批判的一个基本步骤就是把否定的辩证法直接理解为思辨的历史原则。”^③也就是说，马克思将在黑格尔体系中呈现为抽象意识自我运动的过程理解为思辨外壳下的历史原则。所以，人通过劳动自我产生的过程也是在历史中落实的。

由以上分析可见马克思是如何扬弃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劳动概念。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将人抽象为精神的劳动。在他看来，通过意识的外化所设定的只能是物性，外化的扬弃不是确证了现实的人，而只是确证了精神的发展环节。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解为对哲学的否定与恢复，而是挖掘出其中精神运动的能动性与历史性，将意识的自我发展进一步落实为人通过劳动不断历史地生成自我的过程。

回到本文面对的中心理论问题，无论是从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剖析入手，还是着眼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正面批判，都难以确证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受到了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直接影响。从文本内容中也难以找到马克思对主奴辩证

^① 卡尔·洛维特. 从黑格尔到尼采. 2004: 375.

^②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018: 98.

^③ 吴晓明: 《精神现象学》的劳动主题与马克思的哲学奠基,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09): 17.

法的直接运用。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吸收和批判的关键，不在于现实社会中工人的劳动是否本质上是一种奴隶劳动，而在于黑格尔的精神劳动标识出了自我意识的自我生成这一辩证过程。这一过程的历史性使得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劳动概念的批判无法停留在主奴辩证法的阶段。毕竟主奴辩证法中奴隶通过劳动该获得的只是自我意识的恢复和意识自由的觉醒。

所以，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剖析与阐述尽管看上去与奴隶的劳动有相似性，但是从劳动概念的本质来看，则这一劳动概念是指向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意识发展的总体过程，这是展开为历史（尽管是抽象的精神发展的历史）的运动过程。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要特别地将辩证法与劳动相关联，并且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最后一章；以及马克思为何将精神的辩证发展落实为人的能动地创造历史的过程。所以，只有从整体视野考察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与马克思的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彰显出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更宽广的维度。这一维度将进一步导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以及对以黑格尔为集大成的整个哲学的批判，它们共同指向马克思促动的哲学革命。

三.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酝酿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酝酿着他的哲学革命。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更拓展至对整个哲学进行批判。这一革命得以促发的主要机制是：揭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抽象的自我意识辩证运动的本质；将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落实为现实中人的具有历史性的劳动；通过劳动这一对象性活动打破意识的内在性进而开显出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作为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与秘密的《精神现象学》，其本质不过是哲学精神神的自我展开，是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方式即通过抽象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异化的宇宙精神。”^①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构建的体系并没有真正切中现实，而是用精神的发展冒充为真实历史的发展，其本质仍是抽象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马克思恰恰要打破这种思维自身的运动而通向社会现实。在这一革命性的转变过程

^①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018:95.

中，费尔巴哈的哲学为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指出：“黑格尔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完成。因此新哲学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存在理由，主要是与对黑格尔的批判有联系的。”^①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承继了费尔巴哈的这一任务。通过劳动这一对象性活动，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扬弃旧哲学的关键，使哲学得以突破思维的自我封闭，面向社会现实。

“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②

从这一段话可以大致梳理出三层含义：**第一**，马克思借鉴了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理并进一步提出对象性活动。“对象性原理”来自于费尔巴哈。在他看来：一方面，没有对象，人就成了无；另一方面，对象体现的实际上是主体的本质。不过，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理本质上仍是一种在认识论范围内的直观，根本上还囿于传统哲学的思维范式之内。正如马克思在之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③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理还是将感性客体当作自己的认识对象，通过直观的方式把握对象。马克思则进一步把它深化为对象性的活动。

其二，人的真正的本质是在对象性活动中生成的。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他

^① 费尔巴哈著，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147.

^②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018：102.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3.

需要在自己创造的人化自然中确证自己的存在。由于人的本质并不是在一瞬间被固定下来的抽象物，而是在这一创造的过程中，人将自身的生命活动不断地设定为对象从而对其进行持续的改造。正是由于能够改造自己的本质，人所以才拥有自由；

其三，以黑格尔哲学为集大成的旧哲学没有看到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真正的活动。以往思辨哲学的“纯粹的活动”，本质上是思维的活动而不是人的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它所设定的只能是“物性”而不是能够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的真实的世界。“马克思一语道破的：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用观念的东西冒充真实存在的对象世界，所以观念主体外化的异己存在实际上‘也就是在自己身边’，异化扬弃就表现为在对象中重新找到观念本质。”^①精神的劳动通过外化冒充自己创造了一个真实的对象世界，但它最终只是再次证实了思维的能动作用，从思维的对象确证思维本身，现实仍是它无法达到的彼岸。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是现实的人通过对象性的活动证明了自己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而不是精神通过外化和对外化的扬弃确证自身。通过对《精神现象学》中精神劳动的批判，结合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理对人的对象性本质的强调，马克思开始突破从思维到思维的怪圈，从根本上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建制。

传统形而上学的关键内涵在于“意识的内在性”，即局限于意识运动变化的内部。笛卡尔的“我思”便是通过对自我的普遍怀疑而设定的封闭在自我内部的意识。但是，哲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精神的自我满足上，而应当走向现实，哲学的任务和时代使命也是要深入于抽象的概念以之作为基础的真实世界。黑格尔试图通过将绝对的实体——精神转变为能动的主体来打通理性思维与感性世界，但是最终仍旧用理性遮蔽了现实本身；费尔巴哈研究与思维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并开创性地将感性与思辨的思维对立起来。尽管他敏锐地洞见了世界的基础在于感性并将社会关系作为本体进行考察，但由于感性直观失去了能动性，最终只得退回到传统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范畴中。马克思通过对象性活动的提出真正动摇了近代认识论传统的哲学大厦——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才是世界的真相。社会的进步不是理性作用的结果，而是人通过历史性的感性活动不断积累和超越的结果。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正酝酿着一场哲学革命。可以认为，这场革命是在剖

^①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296.

析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和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争辩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促动的，它为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进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结语

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劳动概念通常被认为承继于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的奴隶劳动，但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现象的揭示与黑格尔的奴隶劳动有相似性，但马克思其实是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总体的精神劳动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在哲学本体上阐释劳动。

首先，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奴隶通过劳动重新获得对自身的自觉，即获得自我意识。黑格尔没有阐述奴隶通过劳动后能够在社会现实中“翻身做主人”，而是强调奴隶在意识上获得的自由。这也呼应了这一节的标题“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以及下一节所要阐述的“自我意识的自由”。黑格尔强调的是意识在通过斗争后获得的对自己的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只有精神认识了它自己才有真正的自由。奴隶的劳动只是奴隶获得意识自觉的中介。

其次，马克思立足于社会现状，结合对既有思想资源的吸收借鉴为劳动概念赋予了多重内涵。其一是揭示了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劳动不过是异化劳动；其二，真正的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通过自己创造的对象世界全面地肯定自己；其三，在与黑格尔的争辩中既揭示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本质，同时挖掘出辩证法的历史向度，强调人通过劳动在历史中不断实现自己的本质价值，对黑格尔的批判也因此更指向对封闭在思维内部进行活动和构造的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相比于主奴辩证法中的奴隶劳动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其本质归趋不在于揭示劳动对意识提升的作用，而在于强调劳动这一感性对象性活动对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价值，尽管马克思此时还没有真正洞见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

最后，要把握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多重面向和内涵，梳理出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扬弃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以及这一扬弃具有怎样的价值，需要立足于《精神现象学》中精神活动的总体（这一总体活动在《绝对知识》中得到了简明而准确的体现），而非局限于对奴隶劳动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才能开显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

参考文献

- [1] 科耶夫著, 姜志辉译. 黑格尔导读[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 [2]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 [3] 卢卡奇著, 王玖兴译. 青年黑格尔(选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 [4] 吴晓明. 《精神现象学》的劳动主题与马克思的哲学奠基[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 [5] 王金林.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概念之重构[J]. 哲学研究, 2017.
- [6] 黑格尔著, 贺麟、王玖兴译. 精神现象学(上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7] Jean Hyppolite. translated by JOHN O'NEILL. *Study on MARX and HegeI*[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 [8] C. J. Auther. *Dialecitics of Labour: Marx and Relation to HegeI*[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 [9] 卡尔·洛维特著, 李秋零译. 从黑格尔到尼采[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 [10] 马克思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11] 邓晓芒. 思辨的张力[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12] 费尔巴哈著, 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4]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